

暮兰舟·著

外祖蒙冤，

一介女医独闯京城乱局，

不畏强权，

珠联璧合共守一方安宁。

徐后传

大明
XUHOZHU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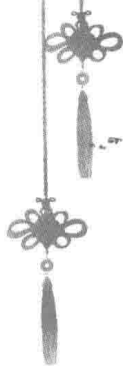
徐后

冠盖满金陵，浮华名利场
且看流落民间的
将门之女如何征服大明王朝

暮兰舟荡气回肠历史巨制，
揭幕一代大明贤后
至刚至柔的传奇赞歌

珠江





徐后传

大明
XU HOU CHUAN
DAMING

暮兰舟 · 著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大明·徐后传:全2册/暮兰舟著.--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18.10
ISBN 978-7-5594-2692-5

I. ①大… II. ①暮…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82857号

书 名 大明·徐后传
作 者 暮兰舟
选题出品 北京记忆坊文化
责任编辑 姚 丽
特约策划 张才曰
特约编辑 单诗杰 莫桃桃
责任监制 刘 巍 江伟明
封面绘图 山鬼·龍璋
封面设计 80零·小贾
版式设计 天 缈
出版发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印 刷 山东泰安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670毫米×970毫米 1/16
字 数 712千字
印 张 39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594-2692-5
定 价 72.00元 (全二册)

影视版权抢订热线 010-57194853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归来

第二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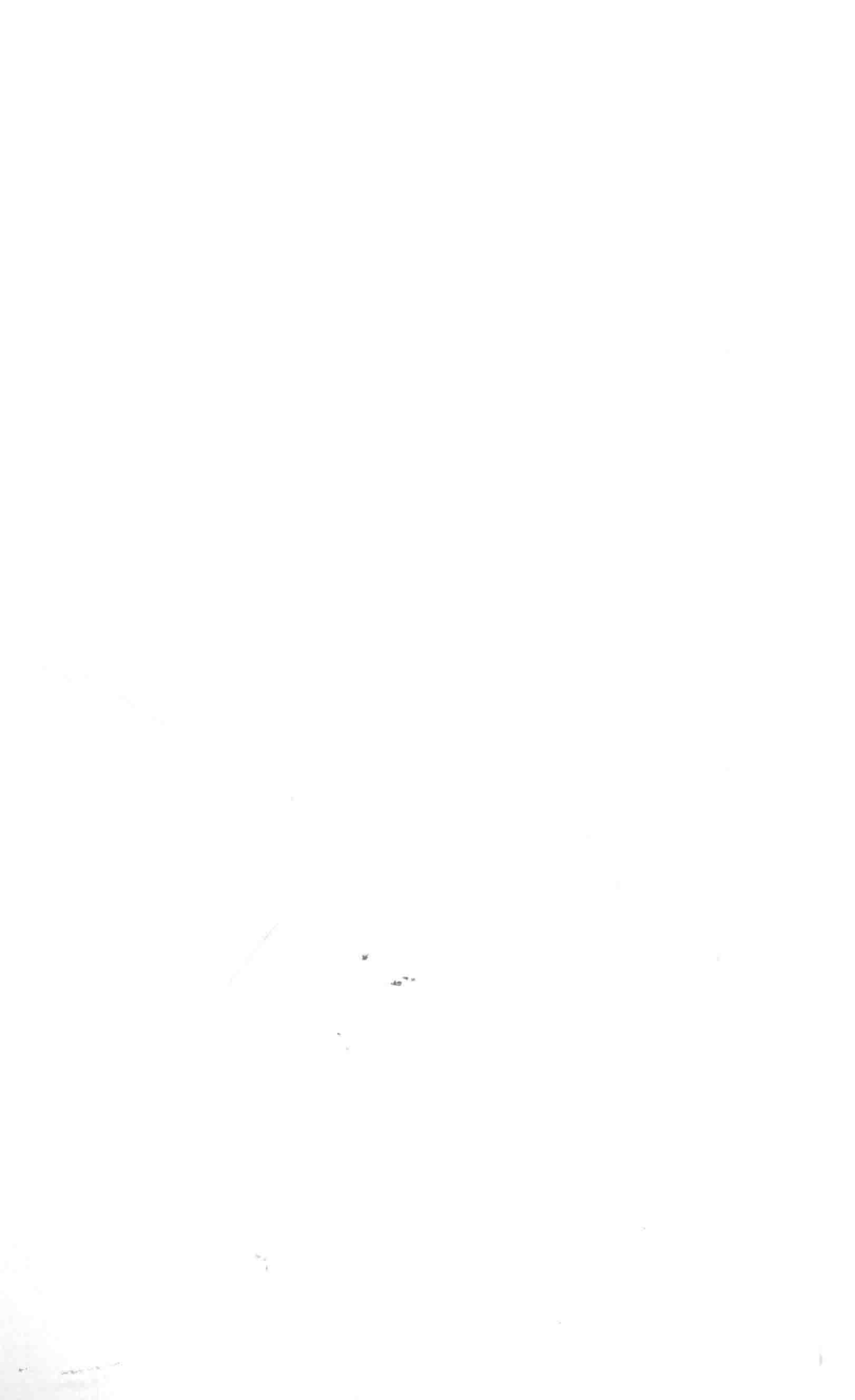
- 177 | 第一章 影落寒潭底，鱼龙不敢吞
- 190 | 第二章 若令臣子惧，笔削成春秋
- 201 | 第三章 南北驱驰十五年，人间事业任茫然
- 210 | 第四章 天下无人不识君
- 223 | 第五章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 239 | 第六章 一年三百六十日，风刀霜剑严相逼
- 258 | 第七章 父女重逢
- 275 | 第八章 案中案，局中局
- 294 | 第九章 十面埋伏

目录

沙场 | 第一季

003	第一章 群鸦的盛宴
009	第二章 止杀碑
015	第三章 再起干戈
026	第四章 误入杀局
032	第五章 父女决裂
037	第六章 与子同袍
047	第七章 寒光照铁衣
056	第八章 木兰无长兄
064	第九章 问女何所思
073	第十章 尘满面，鬓微霜
079	第十一章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
088	第十二章 周公吐哺，天下归心
094	第十三章 将军夜引弓
108	第十四章 将军百战死
121	第十五章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132	第十六章 不见荡舟人，空对白鸥双
141	第十七章 萧何月下追韩信
154	第十八章 嗟我征迈，独行踽踽
160	第十九章 脱我战时袍，着我旧时裳





· 第一章 群鸦的盛宴



暮色已暝，一灯如豆。

凛冽的寒风袭来，穿透了窗缝，跳动的烛火被吹分了叉，如毒蛇吐芯般扑向坐在黄花梨罗汉榻上默然垂泪的女子。

明日，谢家便要满门抄斩了。

昔日巍峨气派的谢大将军府，已是繁华落尽，被重兵层层围困，刀枪的寒光在雪夜的映衬之下更加冰冷。

通敌谋反，必死无疑。

宋校尉叹了一口气：“徐夫人，主公最恨的就是叛贼，令尊谢再兴通敌的罪名铁证如山，已无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元朝末年，群雄四起，主公朱元璋是一方枭雄，西吴之主，手下多是骁勇善战的名将，徐夫人的父亲谢再兴就是其中之一。

朱元璋以前有多么器重谢再兴，现在就有多么恨他。

徐夫人哽咽道：“相公他……没再劝劝主公吗？我父亲追随主公多年，鞍前马后，出生入死。我姐姐还是主公的侄媳妇，父亲怎么可能叛变呢，定是有人栽赃嫁祸啊！”

徐夫人的夫婿是名将徐达，她的姐姐嫁给了朱元璋的侄儿朱文正。谢再兴无子，两个女儿却是闻名江南的倾世红颜，和三国时期的大小乔姐妹齐名。

大小谢氏姐妹，有着吴中双璧的美誉。可惜昔日横波目，今作流泪泉，徐夫人半生娇宠，娘家即将灭门，大厦将倾，她束手无策，唯一的期待就是丈夫徐达力挽狂澜，救谢家于危难之中。

红颜一劫，见惯了生死的宋校尉也不禁心生怜悯，说道：“主公额外开恩，说罪不及出嫁女。徐将军也吩咐在下好好保护夫人，无论谢家如何，您始终都是将军夫人。徐夫人，请快快带着大小姐随在下回去吧。”

谢再兴叛变，人证物证俱全，已经是铁案了。女婿大将军徐达也遭受了猜疑，几乎豁出命来打仗，用战功抵消主公朱元璋的猜疑，此时他正在和张士诚军队血战中，特意派了心腹宋校尉护送妻女回家。

在乱世中生存，谁都不容易。好在女人未嫁从父，出嫁从夫，只要大将军徐达屹立不倒，徐夫人和大小姐就能安然保全。

宋校尉见徐夫人依然沉浸在悲痛中，又劝道：“徐将军已经尽力了。夫人，现在哭泣也无用，您赶紧带着大小姐走吧，大小姐才七岁，总不好让她看见外祖父全家被斩首的惨剧。”

听说丈夫也无能为力，绝望的徐夫人恨不得和家人一起死，可是她自己在天明之后就是没有父母的人了，心如刀割，当然舍不得年幼的女儿也和她这般孤苦无依。

徐夫人止了泪，走到隔间卧室床边，掀开暖帐一瞧，宝贝女儿却了无踪迹。

覆巢之下安有完卵？雪夜里，一个小小的身影在大厦将倾的谢府里若隐若现，似乎随时会被肆虐的北风卷走。

好冷！

大小姐徐凤紧了紧身上的风毛狐皮大氅，将大氅上的观音兜戴在头上，以遮蔽风雪，脚下的积雪已经淹没了羊皮小靴。

半夜徐凤醒来，听到母亲和宋校尉的对话，懵懵懂懂地知道外祖父全家都被圈禁在祠堂里不得出，她并不明白“圈禁”是什么意思，只是很想念外祖父、外祖母的怀抱和他们手里的糖果，也很想和表兄弟姐妹一起玩耍，便偷偷穿衣起床，从卧室窗户里钻了出去。

大雪纷飞，谢府一派银装素裹，狂风席卷着枯枝飞舞，投影在粉墙雪地上，犹如地狱里张牙舞爪的厉鬼。

将门虎女，徐凤人小胆大，并不惧怕，胖鼓鼓的小脸被冻得通红，见远处的祠堂灯火通明，隐约还能看见人影，她快步跑过去，在雪地上留下一串深深浅浅的小脚印。

吱呀！

徐凤推开了祠堂大门，迎面却是一双双挺直脚背！她缓缓抬起头，赫然看见祠堂横梁上挂着一具具双目圆睁的尸体。

有一夜白头的舅舅、舅母，也有前日还和她一起堆雪人的六岁的小表弟，所有人都穿着纯白的道袍，上面血书一个铜盆大的“冤”字。

谢家三十多条人命，在生命的末途选择自缢来维持最后的尊严，发出绝望的呼声。

年幼的徐凤呆立在原地，北风吹落了她头上的狐皮观音兜，身上的温度似乎瞬间被风带走，她就像一尊雪娃娃一样，浑身冰凉，四肢不得动弹。咽喉仿佛也像悬梁自尽的外祖父一家似的套着绳索，气息进不来，也出不去。

眼前一黑，“雪娃娃”倒在祠堂门槛边。

徐凤清醒时，已经是白天了。昨晚宋校尉连夜护送母女两个回南京，离开了如活死人墓般的谢府。

噩梦缠身，徐凤猛地从马车里的狼皮褥子上惊醒，徐夫人赶紧抱着女儿，轻轻拍着她的后背：“不怕，娘在这里，你只是做了一个噩梦。”

“娘，他们都死了。”

无忧无虑的徐凤留在了推开祠堂大门的那一刻，再也回不来。此刻徐凤蜷缩着身体，她一夜长大了，现实的残酷使得她无法自欺欺人，用噩梦来欺骗自己。

感觉到怀里的女儿身体剧烈颤抖，徐夫人在徐凤耳边低声哼唱着吴中的歌谣，就当徐凤还是襁褓中的小婴儿。

娘家人死绝了，前景晦暗无光，可是为了女儿，徐夫人的脊梁渐渐坚挺起来，她发誓不会在女儿面前流一滴眼泪。

宋校尉骑着马，敲了敲车厢：“夫人，天色已晚，今夜就在此处驿站宿下，明日中午就能到南京城了。”

嘎嘎！

听到外面的鸟叫声，徐凤打开了车窗，雪松上的乌鸦被车队的马蹄声惊起飞走了，缠绕在枯藤上的残雪簌簌落下，犹如下了一场大雪般。

徐凤的视线则一直追随着漆黑的乌鸦，直到它变成了小黑点，消失在苍茫的天际里。

“外祖父说过，乌鸦喜欢吃腐肉，所以这种鸟儿在战场上还有坟地里最多。”徐凤喃喃转身看着母亲，“娘，这只乌鸦是不是要飞到外祖父家？”

徐夫人一怔，不知该如何回答女儿，她努力逼退鼻眼处涌起的酸涩，机械地轻拍女儿的脊背，不知是在安慰女儿，还是在安慰自己，喃喃低语道：“还能坏到哪儿去呢？都会慢慢好起来的。”

徐凤木然地回头看着谢家的方向，眼睛里已经没有天真烂漫了，犹如一口枯井般，再绚烂的阳光都照不进去。

马车蓦地剧烈晃动起来！徐凤站立不稳，一头撞向车厢，被母亲半途搂在了怀里。

徐夫人弓身用柔软的胸腹护着女儿，尾椎却狠狠地撞到了车厢，牢牢钉在地板上的案几桌腿上。

她疼得额头冒冷汗，却依然抱着女儿不撒手。

“有刺客！摆阵保护夫人！”宋校尉一边吼叫着，一边拿着盾牌从马上跳到车辕子上，立刻就有三支箭射在了盾牌上。

宋校尉打开车门叫道：“夫人！拉车的马匹中箭失控了，您赶紧和大小姐下车吧！”

尾椎骨断裂，徐夫人已经无法站起，她竭尽全力地在车厢里爬行，将徐凤递出去：“宋校尉，你带着凤儿先突围，我不成了，会拖累你们。”

宋校尉叫道：“夫人！不可！”

“告诉将军，好好照顾女儿，我要去地下陪爹娘了。”徐夫人凄然一笑，拔出发髻上的素银簪子，刺入咽喉。

“夫人！”宋校尉在徐夫人自尽的瞬间，捂住了徐凤的双眼。

徐夫人颈部鲜血喷涌而出，飞溅在车厢壁板上，殷红如冬日绽放的一朵朵寒梅。热血绘就的寒梅图瞬间在寒风中凝滞，梅花绽放，生命凋谢。

一朵“红梅”落在徐凤的唇角，犹如烧红的烙铁般烙进她的灵魂。

“娘！”

徐凤尖叫着哭泣，颤抖的小手努力掰开眼睛上的大手，她什么都看不见，可是在她大声哭泣时，唇间的那滴血顺着泪水冲到嘴里，她知道那是死亡的味道。

情势危急，宋校尉抱着徐凤飞身上马，用身体和盾牌护着大小姐。夫人已经没了，若连大小姐都护不住，他无颜见徐达将军。

此时百人护卫队也列阵还击，无奈刺客多如蝗虫，又在退路设下埋伏，护卫队纷纷倒下……

已经是黄昏了，宋校尉双腿被弓弩射穿，轰然倒地，紧紧抱在怀中的狐皮大氅也滚落在地，里面居然是个小稻草人！

“大小姐呢？”蒙面刺客头领将刀架在宋校尉脖子上，刻意压沉了嗓音，“老实交代，我饶你不死！”

宋校尉身负重伤，气息微弱，口齿间含含糊糊的，说了几句，刺客听不清楚，便低头靠近他的唇边。

宋校尉双手被缚住，却趁着刺客附耳细听的时刻，张嘴咬住了刺客的蒙面布巾，猛地一扯！

“是你！”

看到熟悉的面容，宋校尉无比震惊，艰难地吐出几个字：“为什么？”

露出真容，刺客面若寒冰，并不回答，一刀挥去，颈血飞溅三尺，但见雪亮的刀锋上，如一面镜子照出了宋校尉死不瞑目的面容。

次日黄昏时，一彪人马赶来，“徐”字军旗在凛冽的寒风中飘扬，为首的大将军徐达看见前方乌云密布，走近了才发现其实是一群黑乌鸦在盘旋，兴奋地嘎嘎大叫，宛如群鸦的盛宴。

徐达策马飞奔而来，雪地里，横七竖八的尸首已被群鸦啄食得面目全非。他朝着一辆倒地的马车跑去，隐隐听见车厢里响起扑腾之声，徐达低声沉吟道：“娘子？凤儿？”

一只乌鸦从窗户里跳出来，窗口的红漆被利爪剥离得点点斑斑，乌鸦嘴里含着一枚苍蓝色混浊的眼珠，冷漠地扫了徐达一眼，吞了进去，然后展开翅膀，腾空而起。

徐达的脚步像是被寒风冻住了，蓦地，他朝天挽弓射箭，吞眼珠子的乌鸦双目被箭矢贯穿落地，可是就在弓弦响起时，车厢窗口里涌出了一群受惊的乌鸦，犹如黑烟般盘旋而上！

昔日红颜已被乌鸦啃噬成了枯骨，看到车厢里的惨状，徐达犹如一尊雕像般顿住了。

兵士单膝跪地，递上一枚血迹斑斑的铜牌：“禀将军，从宋校尉尸身处找到一枚东吴军牌！”

由于割据的势力都地处江南，是以朱元璋和张士诚都自称吴王，朱元璋的位置偏西，俗称西吴，张士诚则称东吴王。徐达接过军牌，上头刻着篆体的“张”字，是东吴之主张士诚军队之物。徐达双目赤红：“我们西吴和东吴割据征战多年，东吴欲挟持我妻女为人质，胁迫我投降，我徐达发誓，此生必定踏平东吴，手刃张士诚，为妻女报仇！”

天色已黑，兵士们连夜将战死的百人护卫队收殓入葬，群鸦被血腥和淡淡的腐臭所诱，在夜空中列队成旋涡状，徘徊不去，犹如黑色的龙卷风。

徐达亲自收殓了车厢里妻女残缺的遗体，粗粝的手指温柔轻抚一大一小两个棺材，他猛地抬头，看着夜空中的群鸦“龙卷风”，眼神的悲伤被杀气替代。他命兵士放飞数盏硕大的孔明灯，灯下悬着盛满火油的皮囊，当孔明灯升到群鸦上方时，徐达连珠射出数支火箭，例无虚发，空中的皮囊中箭爆开，下起了“火雨”，

火雨点燃了乌鸦群，黑色的龙卷风瞬间变成了一片火红，巍丽灿烂。

十天后，苏州城。

手脚满是冻疮、小乞丐似的徐凤额头滚烫，鹅毛大雪落在上头立刻就融化了，她倒在卧佛寺门口，一个身形魁伟的和尚将她抱起。

半个月后，徐凤缓缓醒来，和尚问道：“你何人？家中父母是谁？”

那么多惨烈的记忆朝着脑中汹涌而来，令人痛不欲生。她艰难地翕动着干枯蜕皮的唇，说道：“不记得了。”

· 第二章 止杀碑



一年后，西吴之主朱元璋和大汉之主陈友谅决战于鄱阳湖，陈友谅结船顽阵，被徐达火烧连营，砍断大汉的旗帜。鄱阳湖漂满了尸首，大汉覆灭，江南三国仅余东吴和西吴两国。

两年后，晚春，苏州城。

徐达兵临城下，他率领的西吴军队已经围城三个月，东吴王张士诚负隅顽抗，拒不投降。苏州城粮食断绝，饿殍遍地，昔日繁华的江南温柔乡已是人间地狱，虽然春天已至，但树枝都没有绿意——树皮被饥民剥食干净，枯木难见春。

苏州城卧佛寺，细瘦苍白的小手在池塘淤泥里翻捡着，指腹触到一个冷凉蠕动之物，蓦地抓紧，顺势一拽，从松软的泥土中揪出了一条蜷曲挣扎的蚯蚓。

“啊！抓住了！”小女孩兴奋地大叫，枯黄的小辫微颤。城中断粮已久，她饿成了大头娃娃，细弱的脖子几乎撑不住头颅，大风一吹就要断掉似的。

小女孩将蚯蚓挂在生满铜绿的鱼钩上，挥竿一甩，等着鱼上钩。三天前她在这里钓了一只王八，那也是她最后的一顿饭。

“吃吧，我来。”一个身材高大的和尚走来，接过她手里的鱼竿，塞给她一个双耳陶罐。

小女孩打开盖子，陶罐里头飘出能勾魂似的香气，她深深吸了一口，食物的香气慰藉着饥饿的灵魂：“是肉汤，义父又为我杀生了，佛祖会怪罪吗？”

大和尚也瘦成了一副人形骨架，脸上的颧骨格外凸出，有种金刚怒目之感，他淡淡地道：“吃吧，为救人而杀生，佛祖总要讲道理的，三天前的王八不也是义父动手宰的吗？”

小女孩舔了舔干枯皴裂的嘴唇，忍住腹中馋虫，艰难地问道：“义父，这是什么肉？”

城中断粮，每天都有人饿死在街头，但次日尸首就会消失不见，听闻城中都开始易子而食了。

大和尚左手持竿，空出右手揉了揉小女孩枯黄的头发：“妙仪，你瞎想什么？这是乌鸦肉。”乌鸦食腐，若不是被逼到绝境，人们是不会吃这种鸟类的。

小女孩正是两年前逃亡到此的徐达长女徐凤，卧佛寺道衍禅师收养了她，给她取名为妙仪。道衍俗家姓姚，她现在叫作姚妙仪。当年惨痛的经历清晰得恍如昨日，妙仪清楚地记得追杀她和母亲的是一群蒙面刺客，而且见人就杀，根本不是人们所说的东吴王张士诚欲劫持徐达妻女为人质的说法，毕竟挟持的目的是要活口，而凶手明显是要灭口。

妙仪觉得真凶另有其人，但弱小的她怕再次遭遇暗算，甚至连累义父，所以一直不敢去南京找徐达相认。

母亲葬身乌鸦之腹，妙仪顿时觉得索然无味了，将陶罐放在一边，也不理会腹中轰鸣的抗议声，虚弱地靠在道衍瘦骨嶙峋的脊背上，看着池塘里纹丝不动的竹制浮标：“义父，苏州城里有人骂攻城的徐达是魔鬼，又有人指责守城的张士诚自私自利，非要拖着全城百姓和他一起饿死，他们两个到底谁是好人，谁是坏人？”

攻城的大将是父亲徐达，她即将被父亲困在城里活活饿死，然而童年的父女亲情在，她心底依然向着父亲。从记事起，父亲徐达几乎都在外面征战，父女很少相聚，她埋怨父亲不陪她玩耍，母亲徐夫人总是说：“记住，你的父亲很爱很爱你，他是盖世大英雄，将来注定会载入青史，被后人敬仰传诵，你一生的富贵荣华都是他给的。”

任性娇宠的她并不懂得母亲眼里的骄傲和爱慕，一直追问：“父亲什么时候回来？说好了要亲自教我骑射的。”

母亲被她纠缠不过，只得说道：“得胜了，就回来了。”

于是她一直盼着父亲凯旋，父亲总是不负所望，捷报连连，从不让女儿失望，徐达有常胜将军之名。

骨肉亲情难以割舍，如今妙仪身在徐达敌方阵营，被困苏州几乎饿死，她也习惯地希望父亲能取胜。她问义父道衍，徐达和张士诚谁是好人，其实内心早有答案，她只是期望从义父那里得到想要的答案来慰藉自己。

道衍却没有正面回答，而是说道：“我给你讲春秋战国史，经常说的一句话是什么？”

道衍是苏州名僧，儒释道三家皆通，亦师亦父地照顾教导妙仪，妙仪说道：“春秋无义战。”

道衍点点头：“现在东吴和西吴的战争和春秋列国混战是一样的，都打着正义的名号互相讨伐征战，没有好人和坏人的分别，只有胜者和败者。”

没有得到想要的答案，妙仪有些失望，心有不甘地追问道：“义父见多识广，这次苏州城之战，义父觉得谁是胜者？”

池塘水面如一面镜子，妙仪的表情神态袒露无疑，道衍心如明镜，呵呵一笑，说道：“谁胜谁负对我们老百姓都不重要，只希望能尽快结束战争，再这样僵持下去，乌鸦肉都没得吃了，义父恐怕要割自己的肉来喂你啦。”

此时此刻，东吴之主张士诚正在守护着苏州城最重要的门户——阊门，干瘦的身躯似乎难以承受盔甲的重量。

西吴大元帅徐达拍马出列，大声叫道：“张士诚！我们主公有令，投降不杀！快快打开城门！”

张士诚定定地看着徐达，嗓音嘶哑，语调平静：“徐达，你认定是本王杀了你的妻女，发誓此生要取本王性命、灭我吴国来报仇雪恨！如今你夙愿将成，我若投降，你会违背朱元璋的命令杀了本王吗？你不报仇了？”

徐达冷冷地道：“这天下没有我徐达攻不破的城池，主公有令，投降不杀，这是你唯一的求生机会。”

张士诚嘲讽一笑：“徐大将军真是忠臣啊！为了大局心甘情愿放弃私仇，本王真是佩服！你妻女惨死，尸身几乎被乌鸦啃噬殆尽，此等深仇大恨，徐大将军真的要放弃——”

“张士诚！休得离间我家元帅和主公！”一彪人马疾驰而来，为首那人是大将邓愈，他客客气气地将一个女子从马车里请出来。

看清了此女的面容，城墙上立刻有人惊呼：“是郡主！”

此人正是张士诚的独女安乐郡主。

苏州城断粮，安乐郡主也忍饥挨饿多日，单薄如纸，烈烈西风似乎能够将她卷起。她见到父亲，强忍着泪水说道：“父王，女儿无能，没能逃出去。”

邓愈劝降道：“安乐郡主毫发无伤，张士诚，你若投降，我东吴必守承诺，今日让你们父女团圆！”

张士诚双手紧紧抓住城墙，指甲被坚硬的城砖生生拗断了，鲜血渗进城砖间的细缝里，斑白的胡须剧烈颤抖起来：“为父无能，连女儿都不得保全。”

听到此语，徐达心头一悸，按在佩剑上的右手一紧，大声道：“开城门，投降不杀！”

张士诚爬到城墙上方，烈风满袖，像一枚即将离树的枯叶，疯癫般笑道：“君王死社稷。社稷亡，君王岂能苟活？”

话音落下，张士诚跃下城墙，啪的一声闷响，东吴灭国。见君王以身殉国，苏州城守军士气大涨，决定破釜沉舟守护城门，拒绝投降。

“父王！”安乐郡主跪地抚尸大哭，徐达并不看这对阴阳两隔的父女，拔剑吼道：“攻城！”

都说哀兵必胜，但可惜，他们的对手是战无不克的千古名将徐达。

徐达率兵攻破阊门，尸首堆积如山，几乎和城墙平齐，他吩咐道：“传我命令，弃械投降者不杀，不准滋扰百姓，违令者斩。”

邓愈等人领命而去，不一会儿，邓愈折返而来，面有焦急之色：“常将军攻破了齐门，正在屠城！”

朱元璋手下有两位大将最为出名，都是他的凤阳老乡——孩提时期好得穿一条裤子的徐达和常遇春。

和徐达的勇猛沉着个性不同，年纪最小的常遇春素有杀将之名，每逢攻城，对手投降也就罢了，如果坚持不肯投降，城破之日，便是常遇春屠城之时。因此常遇春凶名在外，名字有止儿啼的效果。徐达和常遇春兵分两路攻打苏州城，徐达攻最为险要的阊门，常遇春攻另一边的齐门，两军几乎同时攻入苏州城。

卧佛寺，道衍禅师守在寺庙门口，左手持着大扫把，右手单掌立在胸口：“阿弥陀佛，佛家清静之地，与世无争，各位休要滋扰。”

苦战三个月，张士诚背水一战，拒不投降。如今西吴军终于攻破苏州，但也损失惨重。大将常遇春已经杀红了眼睛，染血的战刀指向和尚的咽喉：“你这秃驴居然敢包庇东吴残党！我明明看见一群人跑进了寺庙。”

刀锋所指，道衍却并无惧色：“不僧乃方外之人，不知东吴西吴，只知进寺庙躲避战火的都是无辜的街坊百姓，请常将军放他们一条生路吧。”

常遇春冷笑道：“战火之中，谁人无辜？这些人若不以钱粮支持东吴守军，我们何以鏖战三个月方休？”

道衍不仅不躲，反而上前一步解释道：“东吴官兵上门征粮，百姓无力反抗，他们别无选择。”

常遇春道：“他们可以选择夺门投降的——你若不让，就一起去死吧！”

常遇春挥起了战刀，道衍举起扫把抵挡，众人觉得可笑，这个和尚螳臂当车，自不量力，杀将常遇春手下何尝有过活口。